

李商隱《燕臺》詩解

鄭子運*

摘要：李商隱的《柳枝》詩序虛構了一個香豔的故事，其中卻暗示了《燕臺》詩四首的寫作背景和時間，即850年末或851年初作於盧弘正徐州幕府，主要是為已經升任宰相的令狐綯而發。由此逐句詮釋，方能求得《燕臺》詩的本意。史家對李商隱與令狐綯始末終疏的記載可以印證此詩，此詩反之也可以印證史家對李商隱歸窮自解的記載。

關鍵字：本意 象徵 詮釋 幕府

關於李商隱的《燕臺》四首，歧說頗多，其要有六：一，姚培謙、程夢星、馮浩、葉蔥奇、劉學鍇、余恕誠等人認為是豔情。¹ 二，姜炳璋認為是為李德裕而作。² 三，馮浩初以為是為楊嗣復而作，後以為是豔情；張采田初以為是豔情，後以為是為楊嗣復而作。³ 四，紀昀以為是幕府托意之作，非豔詞。⁴ 五，葉嘉瑩初以為「把平生命運之不偶結合於平生羈縻幕府的一世的酸辛」，⁵ 後又懷疑是早期作品，故而修正為「追求理想而不能達到的悲哀」。⁶ 六，鄭滋斌以為是為應舉向令狐楚陳情。⁷ 竊以為，既然李商隱曾云「巧囀豈能無本意」，這四首詩又寫的迷離惆恍，神光離合，認為是豔情，縱然可取，也失之於皮相，背離了香草美人、風雅比興的創作傳統和詮釋傳統；姜炳璋斷定為李德裕而發，其時正合，詩中確實也涉及到李德裕，但李商隱意欲哀告的對象另有其人，雖然不中，距離詩旨也只是一步之遙，最能導夫前路；紀昀幕府托意說探驪得珠，可惜只是一言以蔽之，未能逐句詳解，致使質疑者眾多；張采田為楊嗣復而作之說頗多滯礙，如以李商隱與楊嗣復相識、後者約前者入幕，云云，查無實據，最不可取；

* 鄭子運，現為貴州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1.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93-99。
2. 姜炳璋：《選玉給生詩補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32-133。
3.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6-97。
4.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4。
5.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0。
6. 葉嘉瑩：《葉嘉瑩說詩講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80。
7. 鄭滋斌：《李商隱〈燕臺詩四首〉為向令狐楚陳情說蠱測》，《文學與文化》，2011年02期，頁131。

葉嘉瑩逐句詮釋（多年後講演中解說《燕臺》四首，所言大同小異，且刪繁就簡），最為詳盡，妙解迭出，誤會也不少，而且偏重於命運之不偶、追求理想而不能達到，罕有涉及其所謂的羈縻幕府的酸辛；鄭滋斌繼承紀昀之說，並從李商隱與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的關係方面立論，實為正途，但錯以為這一組詩為李商隱早期作品，從而認定陳情的對象是令狐楚，不及令狐綯，導致句解時有不通。若以紀昀之說為綱領，博采其餘諸家對某些詩句的勝解，再問下己意，或許能窺見《燕臺》詩之本意。

—

若要解得《燕臺》詩，當從《柳枝》詩序入手，注家、研究者無不如此，只是重視程度有別。此序如下：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賈，風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妝縮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蕊，調絲擷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居其旁，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眠夢物斷不媿。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枝丫鬟畢妝，抱立扇下，風郭一袖，指曰：「若叔是？後三日，鄰當去濺裙水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余諾之。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且曰：「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⁸

三復此序，可知序中所敘實為虛構，但虛中有實，假中藏真，暗示了《柳枝》《燕臺》這兩組詩的寫作背景和時間。如此隱約其辭，自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此序有七個疑點：

一、「柳枝」之稱可疑。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⁹ 據此，「柳枝」是唐代對侍妾、婢女、家妓的通稱。李商隱與韓愈、白居易同一時代而稍後，對序中洛中里娘命名從俗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此女子為東諸侯取去之前，不應當稱之為「柳枝」。

二、詩序自敘有始無終的豔情不合唐人習慣。葛立方據《柳枝》詩及其序，痛詆李商隱云：「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¹⁰ 宋人固然較唐人保守，但唐人也不至於在詩序中自敘有始無終的風流韻

8.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640。下引李商隱詩亦出此書，不再出注。其他常見的名詩句亦不出注。

9.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58-259。

10. 葛立方：《韻語陽秋》，頁259。

事，以貽人口實。李商隱寄給妻子的詩不但沒有詩序，甚至也不在詩題中明白顯示，如《夜雨寄北》就沒有命題為「夜雨寄內」，那麼他又怎麼可能對一段有始無終的婚前戀情在詩序中和盤托出呢？檢《全唐詩》、《全唐詩補編》，除此之外，也未見有詩序自敘不得善終的豔情，李商隱自不當例外。風流如元稹，也不敢撰序自道婚前豔遇，甚至詩題也隱諱為「夢昔時」、「夢遊春」等；李商隱持身甚謹，即使有類似豔遇，也不會在詩序中大張旗鼓，唯恐別人不知。

三、交代柳枝的年齡可疑。李商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歷來均認為詩中所寫是李商隱自喻，誠為篤論。該詩交代年齡，至「十五」便戛然而止。李商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¹¹十四、十五、十六，依次排列，而此序初次交代柳枝的年齡為十七，序數正好前後相接，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有意為之。後文又有「聞十年」之語，李商隱沒有說清楚，導致諸家句讀不盡相同，如葉蔥奇斷為「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眠」，¹²即使如此，柳枝被東諸侯取去時究竟多少歲，仍然成疑。

四、此序情節可疑，類似傳奇小說，不類日常生活。讓山騎馬到柳枝家門前，故意高詠詩歌，以勾引深處閨中的柳枝；柳枝初見李商隱就約三日後私會；李商隱的朋友莫名其妙地戲盜他的行李而去，他只得爽約西行。這三個情節很類似傳奇小說，不太可信，不像日常生活中的實事。此外，此序明顯受到許堯佐的傳奇《柳氏傳》的影響。《柳氏傳》敘韓翃（《本事詩》作「韓翃」）與柳氏的愛情故事，其中言及韓翃有詩才、入侯希逸幕府、官中書舍人，合於大曆十才子韓翃的實跡，導致人物、故事真假相混。傅璇琮認為「韓翃與柳氏的離合遭遇，不一定實有其事。」¹³許堯佐添枝加葉，編造許多情節，如柳氏原本韓翃友人李生之妾，柳氏竊窺韓翃，李生將柳氏贈給韓翃，柳氏被蕃將沙吒利劫取，韓翃途中偶遇柳氏，許俊將柳氏奪還韓翃，天子下詔允許柳氏歸韓翃，云云，實是小說家言，大不可信。武后、中宗時有蕃將沙吒忠義，功不甚高而爵顯，後從中宗太子李重俊起兵欲誅除韋后及安樂公主等，被殺，其人屢見於史籍，而這位安史之亂期間「初立功」、後來「恩寵殊等」、天子「賜錢二百萬」¹⁴的沙吒利不見於唐宋史籍，可知其人是子虛烏有。許堯佐知道本朝有個沙吒忠義，於是杜撰出一個姓相同（沙吒）、名相反（見利忘義）的沙吒利。許堯佐主要生活於貞元、元和年間，其時傳奇創作興盛，不但沈既濟《任氏傳》、韓愈《毛穎傳》、白行簡《李娃傳》等純出於虛構，即使陳鴻《長恨歌傳》大體寫實，也依據白居易《長恨歌》虛構方士於仙山覓得楊貴妃的情節，《柳氏傳》細節多出於虛構，更不在話下。許堯佐長於李商隱數十

11. 李商隱著，徐樹穀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93。

12. 李商隱著，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504。

13.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54。

14. 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996-3997。

歲，《柳氏傳》當早於此序。此序有三點模擬《柳氏傳》：女主人公名姓帶一「柳」字；仰慕詩人的才華；被將帥奪取。此序相當於《柳氏傳》的前半部分，想必李商隱不願他人輕易識破淵源所自，所以適可而止。

五、李商隱與讓山的親緣關係可疑。此序前半部分聲稱讓山是李商隱的堂兄（從昆），後半部分讓山又對柳枝聲稱李商隱是他的叔叔，柳枝也問「若叔是」，各本無異文，所以與其說是李商隱筆誤，不如說是他有意露出破綻，暗示此序所敘出於虛構。

六、李商隱與讓山分別的地點可疑。由長安東去洛陽，一般都在長安東郊的灞橋送別，漢文帝的陵墓霸陵就在附近，所謂「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從灞橋驛至戲水驛約80里路，何故要遠送到戲上？何況戲上不等於戲水驛。如果說李商隱與讓山感情深厚，所以遠送到戲上，戲上離赫赫有名的潼關已經不遠，何不送到潼關？除此序之外，為何李商隱的詩文中沒有再出現讓山其人？李商隱離開長安遠赴鄭亞的桂州幕時，「東郊慟哭辭兄弟」，與其弟羲叟分別，慟哭流涕，可見手足情深，分別之地尚且正是灞橋所在的東郊，他送別並無深情的讓山卻遠至戲上，如何可信？儘管歷史上著名的鴻門宴發生於戲水河畔，但李商隱很可能借「戲」字暗示此序只是以文為戲，不是實情。

七、此序與《燕臺》四首矛盾。葉蔥奇指出：「據詩中所敘，詩人和這一女子彼此俱有深情，但始終未能結合，這和作者同柳枝的情事完全一樣。拿《柳枝》序文來看，這一組詩和《柳枝五首》的寫作日期距離很近。在短短的數月之中，詩人似乎不可能遇到一個如此相似的人，勾起一件如此相似的事。」¹⁵ 此說獨具慧眼，此序和《燕臺》四首的矛盾導致此序所敘不可信，但他又說：「序文所說並非實情，讓山所詠可能是詩人的其他篇什」，¹⁶ 可惜慧眼至此頓時又遭蒙蔽。

據以上七條理由可以判定，此序所敘純屬虛構。其實，此序早在清代就啟人疑竇。馮浩云：「序語不無回護之詞，未必皆實，而有筆趣。」¹⁷ 可惜他只是略生疑心，沒有識破序文盡為虛構。姜炳璋云：「少年之人而私願未諧，何至龍女長寡、化作幽光乎？」又說：「義山自謂少年所作豔詩，則自亂其詞也」，又說：「義山集中共五百六十七題，從無作長序一篇者，且柳枝一面相識，一語未通，而義山生平未嘗弛心豔冶，胡為而作此長序乎？」¹⁸ 言至此，此序所敘為虛的結論幾乎呼之欲出了。

虛構詩序並非是李商隱首創。韓愈《石鼎聯句》也有序，敘述的是道士軒轅彌明與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聯句賦石鼎的故事，朱熹早就指出所謂的軒轅彌明其實是韓愈自喻。李商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噓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

15. 李商隱著，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頁515。

16. 李商隱著，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頁515。

17.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42。

18. 姜炳璋：《選玉谿生詩補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32-133。

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¹⁹ 李商隱四六寫的好，卻十年京師寒且餓，猶如韓杜雖然才高，也有數年食貧京師的經歷，所以所謂「韓文杜詩」，一定程度上是揶揄李商隱。不過，李商隱確實傾慕、熟悉韓文，有他的《韓碑》詩為證。李商隱對韓愈《石鼎聯句》序言虛構的故事一定有會心，又存有《柳氏傳》的影響，才加以模仿，虛構了一個香豔的故事。而且，《石鼎聯句》的詩序與《柳枝》的詩序風格也很相似，都寫的佶屈聱牙，生硬僻澀。

《柳枝》詩序雖然是虛構，裏面卻隱藏了李商隱真實的經歷。一、童年經歷。李商隱的童年在江浙水鄉度過，其父李嗣在江浙的幕府供職並卒於其地，約達六年之久，李商隱扶父柩北返時只有九歲，正如李商隱自稱：「淞（浙）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難旋臻」，²⁰ 而在此序中，文字變異為「風波死湖上」。二、干謁、追隨、哀悼令狐楚。李商隱十七歲時干謁令狐楚，深得後者賞識，並攜其至天平軍節度使任上，而此序初次交代柳枝的年齡恰是十七歲。令狐楚教李商隱作今體章奏，在此序中以「塗妝縮髻」四字暗喻之；李商隱本人更心儀古文，對四六並不重視，在此序中變異為「塗妝縮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蕊，調絲擗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此序中的「夢物斷不娉」，朱鶴齡注本、《全唐詩》本均作「夢斷不娉」。《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司馬貞索隱：「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²¹ 所以，「夢物」即夢見鬼之意。「夢斷」可以指生死之隔，如陸游以「夢斷香消」追悼唐婉。「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眠夢物斷不娉」，當是暗示令狐楚去世已十年。李商隱追念令狐楚，其《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馮浩、葉蔥奇均訂此詩作於大中二年（848），可從。令狐楚卒於開成二年（837），至此已十二年，詩中「十年」是取其成數。如此看來，此序中的「十年」也當是成數，則此序與《燕臺》四首之作當不早於846年。三、入盧弘正徐州幕。就李商隱的經歷而言，他先後所入的令狐楚天平幕、崔戎兗州幕、王茂元許州幕、盧弘正徐州幕都可謂是「東諸侯」，但他入王茂元許州幕在會昌二年（842），當年重入秘書省為正字；入令狐楚天平幕、崔戎兗州幕更早在此年之前；可以考慮的只剩下盧弘正徐州幕。李商隱入盧弘正徐州幕是在大中三年（849），與此序所謂的「十年」最吻合。徐州不但在京師長安以東，也在李商隱真正的家鄉鄭州（懷州是祖籍）以東，稱盧弘正為「東諸侯」最恰當。四、《燕臺》創作於850年末或851年初。李商隱入盧弘正徐州幕在849年，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此序云：「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所寓之詩明指《柳枝》，暗指《燕臺》。李商隱虛構這個香豔的故事無非是暗示這兩組詩的寫作背景和時間，歷來多認為這兩組詩寫作時間相距很近，自是理所

19. 李商隱著，徐樹穀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93。

20. 李商隱著，徐樹穀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註》，頁155。

2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785-2786。

當然。「明年」即850年，而令狐綯於該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貴為宰相，李商隱必然意識到，能援之於朝堂之上的，莫過於令狐綯。反復觀看《燕臺》「願得天牢鎖冤魄」「手接雲輶呼太君」等句，這呼天搶地的哀號，當因令狐綯而發，則此詩最有可能作於該年末，即850年末或851年初。可見，《燕臺》是李商隱的後期作品，葉嘉瑩、葉蔥奇、劉學鍇、余恕誠、鄭滋斌等當代學者或看到這一組詩辭藻華豔，或根據此序中的「少年叔」三個字，就輕易斷定為早期作品，無奈前提已錯，欲求本意，無異於南轅北轍。

前列六說，以豔情說最盛，豔情說內部又有初為李商隱所戀、後為達官取去之女子原本女冠或娼妓之差異，後者依「冶葉倡條遍相識」句而定，前者對此句無能為力，後者也不能證明李商隱婚前有狎妓行為。豔情說無法解決「願得天牢鎖冤魄」與「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向掌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破鬟矮墮凌朝寒」之間的矛盾。照馮浩所言，此女後為達官顯貴取去，鬱鬱寡歡，所以是「冤魄」，但是，既然「海闊天寬迷處所」，又何以知其「破鬟矮墮凌朝寒」？劉學鍇、余恕誠注意到這個矛盾，認為是想像，以彌縫馮說，又說：「寂寞空城，罷舞之後，惟剩瘦損之腰支。」²²不過，此女既為達官顯貴的姬妾，自然應當在酒席繡筵之間舞蹈，怎麼會舞於空城之中？張采田初持豔情說，認為「破鬟」句「憶其人之容飾」，²³後來自悟非是。可見，豔情說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尤為可異者，這句「桃葉桃根雙姊妹」，諸家之解說相當無力：張采田認為是「回想舊歡」，²⁴劉學鍇、余恕誠認為「所戀者為其中一人」，²⁵姜炳璋認為是「含愁悲咽者，不獨己一人也，雖得寵如桃葉、桃根者，腰支雖在，歡愛已消，徒愁歎而已。」²⁶葉嘉瑩認為是為了「加強其美好可珍愛之感覺」，²⁷鄭滋斌認為虛用典故，不必作二女子看。劉、余之說注意到張說等於承認三角戀情而作了限制，姜說列出作者和如桃葉、桃根者共三人，葉、鄭之說尤其強詞奪理，良可哂也！其實，該句並不難以解釋，指作者與某人的關係猶如桃葉、桃根是親姊妹。另外，詩中寫兩情相悅，感情極深，只是「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煙自碧秋霜白」、「堪悲小苑作長道，玉樹未憐亡國人」等句，又似感情極淺或不相干，豔情說也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為楊嗣復而作說、為李德裕而作說都看重「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這兩句，但誠如鄭滋斌所反駁的，看到「木棉」就指實為李德裕謫居嶺南，則「蜀魂」當指誰？（鄭說也適用於駁斥為楊嗣復而作說）況且此兩說也不能解釋「化作幽光入西海」為何不是「化作幽光入南海」，更不能解釋李商隱既然與楊嗣復、李德裕並不相識（代他人所上書啟不是相識的證據），不存在個人恩怨，為何又「終日相思卻相怨」，

22.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1。

23.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5。

24.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7。

25.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8。

26. 姜炳璋：《選玉谿生詩補說》，頁131。

27.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201。

愛恨交加？李商隱對令狐楚終生感恩戴德，這在他的詩文中有突出的表現，況且令狐楚去世時，李商隱只有25歲，還很年輕，在這種情況下，向令狐楚陳情說不能解釋「願得天牢鎖冤魄」、「手接雲輶呼太君」、「終日相思卻相怨」等句，這幾句用在令狐楚身上，過於言重了；此說更不能解釋「海闊天寬迷處所」，因為令狐楚生前很器重李商隱，相見並不難，不至於誇張到走遍天涯海角（海闊天寬）都找不到的程度。葉嘉瑩的理想不能達到說不能解釋「冶葉倡條遍相識」，因為遍相識名花芳樹才是正道，何至於遍相識冶葉倡條、自趨下流？也不能合理地解釋「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去」，追求理想而不能達到，究竟與牛郎織女有什麼關係呢？即使為銀河阻隔，他們至少也能一年一會。此外，第一首的第七句「雄龍雌鳳杳何許」與第四首的第二句「雌鳳孤飛女龍寡」，同樣是龍鳳，前者一雄一雌，後者都是雌（女）性，為何會有這種差異？諸說或不置一詞，或將這兩句混為一談，只能作出孤寂、不圓滿等相同或相近的解釋，敷衍了事，卻不敢正視這個矛盾。

如果從大中四年為令狐綯而發這個角度入手，逐句解釋這四首詩，不但上述那些諸家難解的困難將渙然冰釋，而且清人朱彝尊「以篇求之，終難了然」²⁸的困惑也將煙消雲散。《燕臺》四首既然以「燕臺」命題，眾所周知，用的是燕昭王築黃金臺求賢的典故，馮浩也承認唐人慣以「燕臺」言使府，則這一組詩必是幕府托意之作，非豔詞，紀昀所云，可謂不刊之論。這四首詩抒發的是在幕府中鬱鬱不得志，求援的對象卻是令狐綯。在句解之前，不得不先簡敘李商隱與令狐綯的關係。李商隱十七歲干謁令狐楚，「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²⁹雖與諸子遊，只有令狐綯一人是深交，其名屢見於李商隱詩文集，其兄令狐緒、其弟令狐綸在文集中僅一二見，並均不見於詩集。「開成二年，高鏐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鏐，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³⁰令狐楚去世後，李商隱就婚王氏，令狐與王分屬牛李兩黨，「綯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³¹但仍時有來往，有李商隱集中數首詩為證。「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大中五年（851），「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³²可見，李商隱與令狐綯始密終疏，雖然中間時遠時近，貌合神離，終未絕交。

二 春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蜜房羽客類芳心，冶葉倡條遍相識。
暖藹輝遲桃樹西，高鬟立共桃鬟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
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買珊瑚，海闊天寬迷處所。

28.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1。

29. 劉煦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455。

30.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430。

31. 劉煦等：《舊唐書》，頁3455。

32. 劉煦等：《舊唐書》，頁3455。

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煙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願得天牢鎖冤魄。
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冷視瑤瑤佩。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

嬌魂，代指伊人。「蜜房羽客類芳心」，朱注云：「蜜房，蜂房也。郭璞《蜂賦》：亦托名於羽族。」³³ 馮注云：「芳心如蜂，倒句法也。」³⁴ 「冶葉倡條」，指偏僻處花草樹木茂盛的枝葉。前四句謂春光大好之際，苦心尋覓伊人芳蹤，所獲非所求，猶如蜜蜂遇見的盡是冶葉倡條。冶葉倡條象徵李商隱先後入職的各個幕府，即令狐楚的天平幕、太原幕、興元幕，崔戎的兗州幕，王茂元的涇源幕、許州幕，鄭亞的桂州幕，盧弘正的徐州幕。

「暖蕩輝遲」，脫胎於《詩經》中的「春日遲遲」。桃鬢，劉學鍇、余恕誠謂「桃花繁茂如雲鬢」。³⁵ 五、六兩句，葉嘉瑩以為是「恍惚見有人焉立於桃樹之下」，³⁶ 劉學鍇、余恕誠認為「此追憶初遇其人於桃樹下情景」，³⁷ 這兩種解釋都通，不過，通覽全詩，除前兩句之外，都有言外之意，所以這兩句應該以象徵為是，其實暗指令狐綯此時蒙天子眷顧，正春風得意。令狐綯此時處於廟堂之上，已經拜為宰相，而李商隱遠在徐州，屈居幕僚，無疑希望令狐綯施以援手，所以才有七、八兩句「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龍必曰「雄」，鳳必曰「雌」，強調的分別是剛猛、溫順。雄龍雌鳳蹤跡杳然，當然就無從乘龍驂鳳去尋覓其人，只能面對著漫天紛繁混亂的柳絮、遊絲，發出「天亦迷」的感歎。「雄龍雌鳳杳何許」相當於李商隱《無題》中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只是後者表達得更自然易曉，也更精警。

九、十兩句。朱注云：「微陽，夕陽也。」³⁸ 夢斷，即夢醒。葉嘉瑩的解釋是，「已是微陽欲入，而猶疑為初曙方生；已是夢斷難留，而恍聞其叮嚀細語。」³⁹ 實為正解。十一、十二兩句以海闊天寬，迷失珊瑚所在，不能用鐵網網眼套住珊瑚，象徵難以獲得伊人芳心，實指令狐綯宿憾未消，難以得其諒解。

十三、十四兩句，表面上是說衣帶無情，有寬有窄，實際上是指有情人衣帶窄，無情人衣帶寬，如同春煙自碧自暖，秋霜自白自冷，其實都是象徵令狐綯無情，自己有情。十五、十六兩句，朱注引《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⁴⁰ 馮注引《晉書》曰：「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又曰：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一曰天牢。」⁴¹ 這兩句暗指遭受令狐綯背家恩的指責，實在是天

33.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2。

34.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4。

35.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2。

36.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164。

37.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2。

38.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2。

39.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165。

40.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3。

41.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4。

大的冤枉。

十七、十八兩句，以冷暖不定和琤琤作響的佩聲象徵屈居幕府的不得意以及自己才華出眾。十九、二十兩句，馮注云：「京師在西，故曰西海。」⁴²《漢書·地理志下》云：「（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⁴³可見可以稱以長安為中心的秦中為海，且長安在徐州西，所以用西海暗指長安。化作幽光之春風，象徵心願，末句暗指渴望令狐綯援其入朝為官。

三 夏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柘彈。
綾扇喚風聞闔天，輕帷翠幕波洄旋。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
桂宮流影光難取，媯熏蘭破輕輕語。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去。
濁水清波何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安得薄霧起細裙，手接雲輶呼太君。

一、二兩句，以張采田所解獨具會心，以為是寫其人「人不得窺」，⁴⁴但若改成「人不得近」，則更佳。後堂芳樹陰陰，清幽絕塵，風景絕佳，而前閣的主人並沒有卷簾肅客而入，終不得遊賞，所以象徵可望而不可及。三四兩句，諸家均引用《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馮浩引《西京雜記》云：「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鵲。」⁴⁵李商隱《石城》詩云：「石城誇窈窕，花縣更風流。」《晉書·潘岳傳》云：「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詠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而歸。」⁴⁶葉嘉瑩認為作者將關於莫愁、潘岳的這兩個典故牽合為一，極有見地。黃泉、夜半，均謂黑暗。莫愁、潘岳雖然很美，但在黑暗之中，又有何用呢？這四句的言外之意是嚮往入朝為官，結果淪落幕府，大才無從施展。

五、六兩句。鄭滋斌認為化用《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並說：「縱使喚來天風，而無補寂寞，眷顧始終沒有出現。」⁴⁷所言極是。七、八兩句，上一句最易解：傳說古蜀國的望帝死後化為杜鵑鳥，故以蜀魂指杜鵑鳥。對於這兩句，葉嘉瑩所說最不可取，道是「知木棉樹之高、花之紅，乃知在其映襯下之『蜀魂』之益增寂寞」，「再加以以紅豔的顏色，如火之燃燒」，⁴⁸云云，該解釋的缺陷是忽略了「幾夜」，夜裏紅花不易看清，誠如韓愈所言「花不見桃惟見李」，何況木棉花又極

42.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9。

43. 班固著，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845。

44.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4。

45.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5。

46.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998。

47. 鄭滋斌：《李商隱〈燕臺詩四首〉為向令狐楚陳情說蠹測》，《文學與文化》，2011年02期，頁99。

48.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177。

高，夜裏更是若有若無；再者這首詩寫的是夏季，而木棉春季開花，所以詩中「瘴花開木棉」明顯不是寫實。木棉產於嶺南，古人認為嶺南多瘴氣，所以稱木棉花為瘴花，不過，「瘴花開木棉」前加「幾夜」，確實奇怪，如果加的是「幾日」，葉嘉瑩才能自圓其說。其實該句為比喻，指燈燭，以木棉樹幹比喻燈檠或燭身，以紅色的木棉花比喻燈焰或燭焰。上一句為借代，下一句為借喻；上一句為問，下一句為答，即夜夜與寂寞的杜鵑鳥作伴的，只有獨對孤燈（或蠟炬）的伊人。這四句暗指因為令狐綯不肯加以援引，孤苦伶仃、仕途蹉跎的局面依然如故。

九、十兩句。桂宮，即蟾宮（月宮）。輕輕語，葉嘉瑩的解釋是「在微風輕拂中，彼初破之蘭花的嫣然而且薰然的醉人之色與香之動搖飄拂恍如有語也」，⁴⁹ 此言得之。古時以蟾宮折桂指登第，所以上句以「桂宮流影」象徵自己進士及第，以「光難取」象徵宦途沒有因此顯達；下句以初破乍開的蘭花象徵任秘書省正字為時甚短。十一、十二兩句朱注云：「星妃，謂織女。」⁵⁰ 銀漢即銀河，象徵隔離。銀漢墮入懷中，指心裡產生隔閡。這兩句暗指與令狐綯產生隔閡，遭令狐綯疏遠，很難見到對方，猶如織女被銀河阻隔，不能輕易來來去去。王定保《唐摭言》云：「大中中，趙公（令狐綯）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⁵¹ 從十一、十二這兩句來看，《唐摭言》關於令狐綯對李商隱一度避而不見的記載是可信的。

十三、十四兩句。屈復注云：「水源之清濁既異，流亦不同，比其終不相合也。」⁵² 朱彝尊云：「濁水清波何必異源乎？」⁵³ 馮注云：「悵異者終不能久同也。」⁵⁴ 細察原句，屈復所言前半非是，朱彝尊、馮浩所言為是，即謂始同終異。這兩句暗指自己與令狐綯出身相同，都是進士，後來官位懸殊，關係疏遠。十五、十六句。駟，有帷幕的車子。太君，馮浩以為指仙女。唐代官員的母親封太君，詩中既以身為人妻的織女自比，那麼以身為人母的太君比恩師令狐楚也就順理成章了。李商隱用「駟」字是大有深意的，《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其告誡其子云：「葬日，勿請鼓吹，惟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⁵⁵ 如此看來，末二句暗指恨不能上天向令狐楚的在天之靈訴冤。

四 秋

月浪衡天天宇濕，涼蟾落盡疏星入。雲屏不動掩孤嘯，西樓一夜風箏急。
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卻相怨。但聞北斗聲回環，不見長河水清淺。

49.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頁180。

50. 李商隱著，朱鶴齡集注：《李義山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14。

51. 王定保：《唐摭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25。

52.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92。

53.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6。

54.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6。

55. 劉煦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039。

金魚鎖斷紅桂春，古時塵滿鴛鴦茵。堪悲小苑作長道，玉樹未憐亡國人。
瑤琴惜惜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
雙璫丁丁聯尺素，內記湘川相識處。歌唇一世銜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

前四句以伊人長夜不眠比作者在盧弘正徐州幕的心情。年近四句，仍然趨走幕府，妻兒也不在身邊，誠如其《蟬》詩所云「薄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內心未免孤寂愁苦，這種情緒杜甫恰也深有體會，他的《宿府》詩云：「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李商隱可能受過杜甫的影響，儘管兩詩字句差異很大，但都是通過秋夜、月色、孤獨、無眠、秋聲（永夜角聲、一夜風箏）、情緒（悲、嘔）來渲染，貌異神似。

李商隱終其一生對令狐楚感恩戴德，對令狐綯倒是「相思卻相怨」。令狐綯仕途逐漸顯達，李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李商隱難免心有不滿，如他的《九日》所言，「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指責令狐綯不學他的父親推薦人才，而且「郎君官貴施行馬」一句也寫的很刻薄。「但聞北斗聲回環」暗指能經常聽到令狐綯的消息，甚至與令狐綯還有書信往來，馮浩認為令狐綯對李商隱「內實睽離，外猶聯絡」，⁵⁶ 誠是。諸家引《古詩十九首》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原指牛郎織女隔著銀河相望，「不見長河水清淺」反用之，謂與令狐綯相距遙遠，不易相見。

九、十兩句。道源注云：「金魚，即魚鑰也。《一品集》平泉莊有剡溪之紅桂。」⁵⁷ 朱鶴齡注云：「茵，褥也。《西京雜記》『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⁵⁸ 李德裕著有《會昌一品集》，其中有一篇《平泉山居草木記》，記載他在洛陽的平泉山莊有來自剡溪的紅桂。杜甫《崔氏東山草堂》有一句「柴門空閉鎖松筠」，寫王維被迫出山，很類似於這句「金魚鎖斷紅桂春」，主人不在，松筠、紅桂只得空鎖；不同的是，王維尚有歸還之日，而李德裕貶往崖州，不久卒於貶所，永不能返回平泉山莊欣賞這稀世的紅桂，所以用「鎖斷」暗歎一代賢相李德裕的死。李德裕卒於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距這一組詩之作不久，故而悼及。另外，李商隱借紅桂之鎖斷和鴛鴦茵之塵滿暗寓良辰易逝以及陶淵明「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之意。十一、十二兩句。後一句用典最易知，陳後主曾作《玉樹後庭花》詩，後來昏庸亡國，該詩遂被指為亡國之音；前一句中的「小苑」反而最不易判斷。唐人詩中的「小苑」多指芙蓉園，如杜甫《秋興八首》中的「芙蓉小苑入邊愁」，但也不盡然。就李商隱的詩而論，「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垂柳》），垂柳娉婷、婀娜於小苑中、曲池東，既然芙蓉園就在曲池近旁，則這個小苑就是芙蓉園；「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即日》）這個小苑位於桂林，因為此詩據張采田考證，作於桂林。「初來小苑中，稍與瑣

56.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351。

57.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7。

58. 同上註。

闡通。」（《蝶》）泛指達官顯貴家的小苑。「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卽日》），首句化用庾信《春賦》中的「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從語源上看，本指宜春苑。所以，「堪悲小苑作長道」中的「小苑」所指待定。首先排除的是芙蓉園，因為詩中言小苑荒廢為任人行走的長道，而芙蓉園終唐之世都完好無損，如年長李商隱四十一歲的李紳作有《憶春日曲江宴後許至芙蓉園》。長安的苑囿，最能引發興衰之感的，莫過於建於漢代、至唐代尚殘存的樂遊苑。朱鶴齡注《樂遊原》引《兩京新記》云：「漢宣帝樂遊廟，一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⁵⁹ 唐豆盧回《登樂遊原懷古》云：「雄圖奄已謝，餘址空復存。昔為樂遊苑，今為狐兔園。朝見牧豎集，夕聞棲鳥喧。」⁶⁰ 與「小苑作長道」正相合。李商隱作有三首《樂遊原》，其二是「萬樹鳴蟬隔斷虹，樂遊原上有西風。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陽更向東。」其三是「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抒發的都是盛時不再的遲暮之感。而且唐人喜歡借漢代唐，「堪悲小苑作長道」，表面上悲的是漢代苑囿的荒蕪，實際上是憂慮唐朝國勢的衰落。李商隱在長安曾經不止一次登臨樂遊苑，面對漢朝留下的遺跡，興亡之感當然很強烈，相形之下，昏庸的亡國之君陳後主等當然就不那麼值得憐憫了。這四句從個人得失上升到國家興亡，可見李商隱深沉的家國情懷。

十三、十四兩句。「瑤琴悵悵藏楚弄」，悵悵的瑤琴聲究竟藏著什麼楚弄呢？俞伯牙鼓琴，鍾子期知音，且二人都是楚國人，原來作者避熟就生，故意將這個熟典寫的很陌生，使人不易察覺，此句是暗傷沒有知音。「越羅冷薄金泥重」，須與下句「簾鉤鸚鵡夜驚霜」合看，鸚鵡尚且驚霜，可見天氣寒冷，伊人卻還穿著薄薄的越羅衣裳，形單影隻。伊人身體嬌弱，以至於覺得衣裳上的金泥也很沉重，楚楚可憐的形象躍然紙上。十五、十六兩句。李商隱有一首《春雨》，葉蔥奇認為作於盧弘正治下的徐州，當是，該詩云：「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可見李商隱當時還是感到失意。「喚起南雲繞雲夢」中的「南雲」，乍看不易知其所指，但既然是「繞雲夢」，雲夢在楚地，則南雲實指楚雲，朱鶴齡注云：「《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⁶¹ 也就是巫山雲雨。李商隱有一首《聖女祠》（杳靄逢仙跡），徐逢源云：「此益知為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⁶² 該詩中的「腸迴楚國夢」，借巫山雲雨的典故哀悼令狐楚，所以「喚起南雲繞雲夢」暗指想起令狐楚。李商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云：「憶昔公為會昌宰，我時入謁虛懷待。眾中賞我高唐賦，回看屈宋由年輩。」可見李商隱慣用巫山雲雨的典故表示恩主的垂青。鸚鵡能學人言語，這是借喻作者年輕時跟令狐楚學作今體章奏。盧弘正對李商隱不薄，李商隱也心存感激，但正如王維所謂「莫以今日寵，能忘舊

59. 李商隱著，朱鶴齡集注：《李義山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0。

60. 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885。

61. 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88。

62. 李商隱著，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頁325。

日恩」，所以這四句調在盧弘正幕下，承蒙其任用，不禁回想起令狐楚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但從彼時到此時，十幾年過去了，依然沉淪下僚，只能暗傷身世。屈居幕僚，是懷才不遇，幕主垂青，又心存感激，這正是心情矛盾之處，誠如其自我解嘲的「中路因循我所長」。

十七、十八兩句。雙璫、尺素即《春雨》中的「玉瑯緘札」，指往來的書信和贈送的禮物。正如「南雲繞雲夢」，在楚地，暗指令狐楚，「湘川」亦楚地，也暗指令狐楚，何況令狐楚名「楚」，這兩句實際上是暗指李商隱年輕時投到令狐楚幕下，得以與其子令狐綯相識，成為摯友。十九、二十兩句。銜雨，姚培謙云：「應是淚雨」；⁶³ 馨香，喻指情誼；歌唇一世，指謳歌與令狐綯此世（的情誼）。李商隱《別令狐拾遺書》云：「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嘔然相蹙、泫然相泣者。」⁶⁴ 這幾句話也可以看作「歌唇一世銜雨看」的注腳。這四句調回想起與令狐綯的相識，本以為一世相知，沒料到到如今深情厚誼逐漸成為過去，忍不住淚如雨下。

五 冬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青溪白石不相望，堂中遠甚蒼梧野。
凍壁霜華交隱起，芳根中斷香心死。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
楚管蠻弦愁一掣，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向掌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
破鬟矮墜凌朝寒，白玉燕釵黃金蟬。風車雨馬不持去，蠟燭啼紅怨天曙。

三、四兩句「青溪」出自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白石」，出自樂府《白石郎曲》：「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不相望」，即望不到，不是指不願相見，如杜甫《贈衛八處士》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不相見指見不到。「蒼梧野」，原指舜葬於蒼梧之野，詩中指曾任幕職的桂管，如李商隱作於桂管的《念遠》有「蒼梧應露下」句。這兩句暗指與令狐綯隔絕兩地，有心日後遠赴京師，登門拜見，但關係已經疏遠得似乎他的府邸比蒼梧之野還要遙遠。「堂中遠甚蒼梧野」相當於《九日》「東閣無因再得窺」。

五、六兩句，以凍壁上的霜花及霜花之根的不持久象徵與令狐綯昔日深厚的友誼早已成空，當下的友誼只是假象，而且難以持久，以及自己一時心灰意冷。七、八兩句朱注云：「月娥，謂月中常娥。」⁶⁵ 詩中暗指令狐綯。這兩句謂不必徒勞地思憶令狐綯，其人未必是大賢。

63.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7。

64. 李商隱著，徐樹穀箋、徐炯注：《李義山文集箋註》，頁196。

65. 李商隱著，朱鶴齡集注：《李義山詩集注》，頁114。

九、十兩句「楚管蠻弦」，泛指音樂。「空城舞罷腰支在」，馮注云：「此倒句法也」，⁶⁶ 指正常語序是「腰支舞罷空城在」。所謂「空城」，其實不空，而是欽敬的人物離去或去世後，感覺其地似乎為之一空，如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云：「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十一句「掌中」原指漢成帝寵倖的趙飛燕能於掌上舞，詩中指得到令狐楚的青睞、獎掖。十二句「桃葉桃根雙姊妹」，原指晉王獻之的妾桃葉及其妹桃根，詩中暗指李商隱及其弟義叟。李義叟於大中元年（847）登第，晚於乃兄十年。兄釋褐後，任秘書省正字，不久下調外地任職；弟釋褐後，任秘書省校書郎，不久下調外地任職；且之後都沉淪下僚。九至十二句表面上是說此舞女在悅己者去世後感覺只剩下一座空城，聽到任何音樂都一概愁苦，不僅如此，還有一個姊妹同樣可憐，無人寵倖，其實暗指李商隱曾得到令狐楚的獎掖，在令狐楚去世以後，逐漸遭到令狐綯的冷遇，奔波幕府，回首前塵，深感悲痛，不僅如此，弟弟義叟也步其後塵，和他一樣屈居下僚，難以飛黃騰達。只有悟出「桃葉桃根雙姊妹」的喻意，才能明白第二句「雌鳳孤飛女龍寡」的喻意，所謂「雌鳳」、「女龍」，實指也是李商隱兄弟；所謂「孤飛」、「寡」，也是指懷才不遇。

十三至十六句「白玉燕釵」，葉蔥奇引《洞冥記》云：「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中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⁶⁷「黃金蟬」，朱注云：「亦首飾。」⁶⁸「風車雨馬」，即風如車、雨如馬，馮注引《燕美人歌》云：「雲為車兮風為馬」。⁶⁹ 最後一句「蠟燭啼紅怨天曙」呼應第一句「天東日出天西下」，指時光飛逝，絕大多數注家、學者只注意到末句中的「蠟燭啼紅」，忽略了「怨天曙」，遂以為指長夜漫漫，失之遠甚。這四句表面上是說白玉燕釵、黃金蟬早已失去，落魄得只剩下破鬢矮墮，難耐朝寒，縱使風如車、雨如馬，也帶不去愁苦，只能夜夜獨對紅燭，暗傷年華老去，其實暗指如今失去令狐綯昔日的深情厚誼，無人薦引，屈居幕府，一任歲月蹉跎，壯志難酬。此詩後八句極為悲愴，非歷經風霜坎坷者不能道，在這一組詩中也最為精警。

總之，前賢時彥的解說各有佳處，但就整體一貫而言，各有未安，恐非這一組詩的本意；若從為令狐綯而發入手，幾乎是應手而解，略無滯礙，當是本意所在。雖然不知道本意也能作出妙解俊賞，如葉嘉瑩等，但終究難以使讀者心滿意足，遺憾在所難免。

□

66.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8。

67. 李商隱著，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頁126。

68. 李商隱著，朱鶴齡集注：《李義山詩集注》，頁114。

69.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箋注》，頁638。